

編者絮語

一、嚴重的視聽混淆

一向爲此間所熟悉，早年對此間文藝思潮亦有過影響的七位作家，本年三月間，以「美籍華人作家」身份，應中共之邀，連袂赴大陸訪問了二十天，事實上已不是這個月的話題了，早在三月間，此地文化圈已有耳語，但是，誰也料不到，他們却在訪問歸去美國之後，聯合具名寫了一封信，對中共文藝界做了一個坦白的建議，這個建議書的副本並且在港台兩地的重要報刊發表，於是，才成爲公開的特別的話題。

本刊本期刊登了陳太、岳恆兩位作者的兩篇文章，對這件事有嚴正的批評，我們認爲該一「坦白的建議」和中國時報、時報雜誌毛鑄倫先生的對該建議的評論文字，有嚴重混淆視聽的可能，我們並且奇怪爲什麼迄今爲止，我們只看到台灣日報社論對這件事稍加批評而已。我們懷疑我們應該發言的喉嚨是不是因爲對方是美國人，而被象徵美國人的那張卡「卡」到了？

二、另闢一塊文學沃土

本刊六十六期曾對當時火拼正烈的中國時報、聯合報副刊加以批評，對因這次火拼而淪陷的文學園地有過「文學沃土，幾時收復」的感慨，兩三年彈指逝去，兩報的接觸戰是減少多了，但文學園地要盡復舊觀看來是寡婦死了兒子——沒指望了。

本期商震先生「異想天開」，竟借簪代謀起來，建議兩報各辦一個「時報文學」、「聯合文藝」（連名字都想好了），真是可愛——。

我們認爲這個建議十分美善，忝爲文化界一員的本刊也一直認爲：若論對文化的貢獻和影響，花一樣的錢，辦一個文藝月刊甚或週刊，要比每年辦一次文學獎大多了。何況它還有一些好處

：可容納兩報副刊無法容納的文學稿件，減輕積稿和輿論的壓力，每年的文學獎揭曉時亦可順順當當出一專集將每年文學獎成績一次呈現，而且於平時，發表量够多，亦可考慮仿吳濁流文學獎方式，在已發表的作品中甄選最優作品，為兩報的文學獎建立一完備的制度、紮實的基礎，使兩報該刊的編委成為常設的初審評委，長期掃描，發掘作家與作品，強似每年一度匆匆的徵稿、急急的評審；當然，我們亦了解，商震先生提出這樣的建議，主要也是有感於國內嚴謹的文學刊物之稀少和荏弱，看進了沒有比兩報更適合、更有能力來支持這一個刊物的單位了。商震先生的感慨，恰似吾等的感慨。只是，文學在目前的台灣社會，非僅是碗冷飯，恐怕都快餓掉了，兩報不知有否這樣的識見和魄力，發一個願心將之炒熱，以果吾等久食「速食文化」之腹，免吾等於罹患「文化癌症」之恐懼。

三、出版界的羅生門

羅生門這部電影的成就早被肯定，它從各個角色、各個角度去描刻人性的私弱的手法，當使我們對世事之「事未易察、理未易明」深心感慨。最慘烈的「諾貝爾大戰」，本刊上期刊出陳啓清、傅博兩位先生的文章之後，收到一些信和電話，多為詢問陳啓清是否即為九五文化事業公司原總經理陳中雄，咸認為陳君的「諾貝爾的嘆息」一文有偏袒九五或陳中雄先生的傾向，我們必須鄭重否認：一、陳啓清絕非陳中雄，二、維持客觀立場是本刊的金科玉律，我們無意偏袒任何一方，任何一方提出說明我們都樂於提供篇幅刊登，但是我們認為痛苦的事情應該儘快讓它過去，大家趕快療痛止傷、亡羊補牢，儘速予預約讀者一個交代和補償為是。本編迄今所最自責的是：由於本編努力不够、能力不足，迄未造就本刊具有仲裁、調解出版界紛爭的權威和地位，而，我們相信：廣大的本刊讀者和關心文化人士所期望於本刊的即是這樣的權

威和地位的吧？

陳恒嘉